

从雅克·拉康镜像理论的角度阐释 李尔王悲剧的成因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经贸英语系 廖金罗

一、引言

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misfortune is brought about not by vice or depravity, but by some error or frailty.”^(2P40)“Tragedy is the imitation of an action: and an action implies personal agents, who necessarily possess certain distinctive qualities both of character and thought.”^(6P34)他认为主体和周围环境不相适应的性格特征和行为方式导致主体命运朝着相反方向发展。在《李尔王》中,改变李尔命运的事件是李尔在把国土和政权赠给女儿后坚持拥有一百人的骑士队伍与女儿发生正面冲突,从而,在暴风雨的晚上被女儿赶出家中,在荒漠中流浪,发疯,以致死亡。在分割国土和赠给政权一事上,李尔王的行为方式和性格特征表明他是植根于封建君主生产和消费体系之中的生活方式的代表,其认同的镜像自我和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体系之中的生活方式发生矛盾。

二、镜像自我和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体系之中的生活方式的矛盾

Fredric Jameson 认为经济形成文化,文化形成经济;认为商业和日常世界中意识形态理念、意象、符号等相互渗透。利比多化和消费社会的道德-政治价值确保生活世界和文化世界,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相互重叠;认为在阐释经济和文化、市场和利比多、以消费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和主体性特征显示的意识形态等不同的结构性力量时,经济因素具有优先性。Jameson 表明生命个体成为植根于生产和消费体系之中的生活方式的代表和物质生活方式影响精神生活方式。

(一)镜像自我:所谓“镜像阶段”(mirror stage)是指六个月至十八个月的儿童逐步能够在镜中辨认自己身体的形象,把自己的真实身体和镜中自我相认同,从而完成自我的同一性和整体性的身份认同过程。包括三个主要过程:首先,婴儿见到镜中的自我并将它认同成一个现实存在物,但尚不能区分镜中自我与自己及他人之间差别。其次,婴儿发现镜像不是物体,而是他人的影像。他能够区分影像与他人及他人的现实性,但不能区分自己与自己的镜像。

最后,婴儿认同镜中的自我,确认自己身体和身份的同一性。拉康的镜像理论表明主体通过“镜中自我”确定自己的身份,从而完成真实身体认同“镜中自我”的身份确定过程。“镜中自我”是他人眼中的“自我”,而不是真实自我。在《李尔王》中,毋庸置疑的事实是:李尔不仅享有父亲和国王的双重身份,而且导致悲剧的不是父亲身份,而是国王身份。在《李尔王》中始终存在着两个李尔:一个是现实生活中的李尔本人;另一个是在肯特、葛罗斯特、高纳瑞、里根等眼中的国王李尔。镜像自我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种社会关系的综合反应。十六世纪,在经济上掌握土地资源的封建王权同时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处于统治地位。因此,在社会公共政治生活中出现特权个体或集团。君主和侍臣之间不仅在经济上存在人身依附关系,同时在政治上存在主从关系。另外,强调“和谐有序”、“君权神授”、“子女必须孝顺父母”、“臣子必须忠于君主”的封建意识形态表明个体生命和真实生存环境之间的想像关系。封建意识形态和人身依附关系在封建臣民中产生了对国王的盲目迷信和错误认知。因此,在社会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享有特权的生命个体从被统治者和被愚昧者的认知模式和行为模式上感知自我的存在,从而,产生与其特殊地位相适应的自我认知。很明显:在侍臣们的脑海中存在一个威严无比的国王,他们在行为模式上尊重这个国王。李尔发现在肯特和葛罗斯特等朝臣以及她女儿眼中存在这样一个国王。他认为朝臣们和女儿眼中的那个国王就是他自己。于是,通过李尔本人和侍臣眼中的李尔国王相认同。李尔实现自我的同一化和完整化,从而确定身份特征的认同过程。在“镜中自我”的帮助下,李尔本人成为英格兰人民眼中威严无比的国王。长期以来,李尔本人习惯地误认自己就是大臣和儿女们眼中的那个国王。他很清楚自己的身份特征,自认为“浑身上下都是君王:我只要一瞪眼睛,我的臣子就要吓得发抖。”《李尔王》悲剧就在这里:李尔分不清哪一个是真实的“自我”?哪一个是“镜中自我”?一旦发现“镜中自我”和“真实自我”不一致时,李尔移去镜子,沉溺于自恋式的自我确认之中。镜子是主体确认自己

身份的媒质,由一连串的能指符号组成。在《李尔王》中,肯特、葛罗斯特等朝臣和李尔的女儿们无疑充当着镜子的功能。在分割国土时,高纳瑞和里根的美丽语言证实和强化李尔的“真实自我”和“镜中自我”的误认。李尔为此感到特别高兴,把国土和政权赏给她们。相反,考迪莉亚用率直、寡言,肯特用正直谏言否认和弱化李尔的“真实自我”和“镜中自我”的误认。对此,李尔感到特别气愤,移开镜子,通过剥夺考迪莉亚的继承权。赶走大臣肯特等进行补偿性自恋式的自我强化。李尔的行为旨在强化“真实自我”和“镜中自我”的误认。得到国土和政权后,高纳瑞和里根两人坚持把国王的一百名骑士消减到五十名或者二十五名。这种行为无异于挑战已经占有李尔身躯的镜中自我。父亲李尔在国王李尔的动持下维护着“真实自我”和“镜中自我”的认同,无法适应退休后的生活。就矛盾实质而言,高纳瑞、里根不是和父亲李尔,而是和国王李尔发生矛盾。“对李尔来说,骑士队伍是身外之物,是国王身份的象征,是能指。剥夺它,就等于弱化”真实自我“和”镜像“的认同。此时,没有国土、没有政权、没有国事责任的李尔只能用谩骂来强化“真实自我”和“镜中自我”的认同。

(二)欲望和现实:拉康认为儿童一旦构建大它和认同镜像自我就进入象征界了。儿童通过对镜中自我的想象性认同产生“自我”意识,并维持着自我与镜像之间的异化关系。为了维护真实自我和异化自我的认同,儿童产生欲望。拉康认为欲望处在要求与需要分离的地方,也就是在要求与需要的裂缝处。这个分裂意味着一种欲望所企图达到的浑然的整体性的缺失。因为儿童需要满足的是个体性目标,要求的对象也是一种幻象。欲望既是对个体性需求的否定,也是对要求对象的幻象否定。欲望产生于要求之外,因为当要求将主体的话语联结到它的条件上去时,它精简了需要。欲望在消灭需要的个体性和要求的幻象性之后达到了一个本体性的境界。欲望本体只是一种乌托邦状态。欲望途程处于否定性状态和缺乏状态之中。李尔试图维持自我和镜中自我的欲望无法得以实现的原因是社会现实。十七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人和人基于物质关系和功利主义基础上的商业关系摧毁原有的宗法关系和血缘关系。英国出现了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体系之中的生活方式。在《李尔王》中,传统家庭关系发生变化,如“亲爱的人互相疏远、朋友变为陌路、兄弟化为仇敌;城市里有暴动、国家发生内乱、宫廷之内潜藏着逆谋;父不父、子不子,纲常伦纪完全完全破灭。”^①这种家庭伦理关系的变化是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体系之中的生活方式摧毁

植根于封建主义生产和消费体系之中的生活方式的结果。高纳瑞、里根和爱德蒙代表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体系之中的生活方式。功利主义和商业操作是生存动机和方式。说谎、出卖父亲、不顾手足之情都是获得利益的手段。因此,女儿用对父亲李尔温情脉脉的甜言蜜语骗取了国王李尔的信任,窃取统治国家的权力。一旦大权在握,她们抛弃国王李尔,也抛弃父亲李尔,把他逐入暴风疾雨的荒原。在国王李尔的裹胁下,父亲李尔离开女儿的住处。风雨中,李尔经历“真实自我”和“镜中自我”分裂和身份巨变,经历无意识的裂变。分裂后,李尔获和认知的新生。“从这一件事情上面,你可以看到威权的伟大的影子,一条得势的狗,也可以使人家惟命是从”^②“我们也要跟他们一起谈话,谁失败,谁胜利,谁在朝,谁在野,用我们的意见解释各种事的秘奥,就像我们是上帝的耳目一样,在囚牢的四壁之内,我们将要冷眼看那些朋比为奸的党徒随着月亮的圆缺而升沉。”^③“镜中自我”和“真实自我”分裂后,真实世界在李尔王眼中已经肢离破碎。获得认知新生的李尔象先知一样宣告新秩序的到来。

三、悲剧成因和意义

对于个体而言,社会制度的更替只不过是植根于一种生产和消费模式之中的生活方式代替植根于另一种生产和消费体系之中的生活方式而已。物质生产的方式影响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李尔王悲剧的成因在于李尔认同精神自我及其行为方式和其在新物质再生产过程之间人们结成的方式不相适应。在悲剧结束处,台上李尔疯了,死了,台下的观众已经醒来,在肢离破碎的现实中,欧洲人开始重新审视自身价值、重建自我和精神家园。在悲剧中,观众在李尔国王的死亡中看到空前大自由和新生,一个真实自我的新生。在这从未有过的黑暗中看到了从未有过的希望——在那个价值迷失的时代,李尔的疯颠表达了现代西方人在传统价值崩溃时代的迷途的痛苦和寻求的渴望。

参考资料:

- [1] William Shakespearie.《莎士比亚喜剧悲剧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12.
- [2]姚乃强.《西方经典文论选读》.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 [3]张中载.《二十世纪西方文艺批评》.北京外语教学研究出版社。2003.
- [4]张中载.《西方古典文论选读》.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 [5]朱刚.《20世纪西方文艺批评》.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7.